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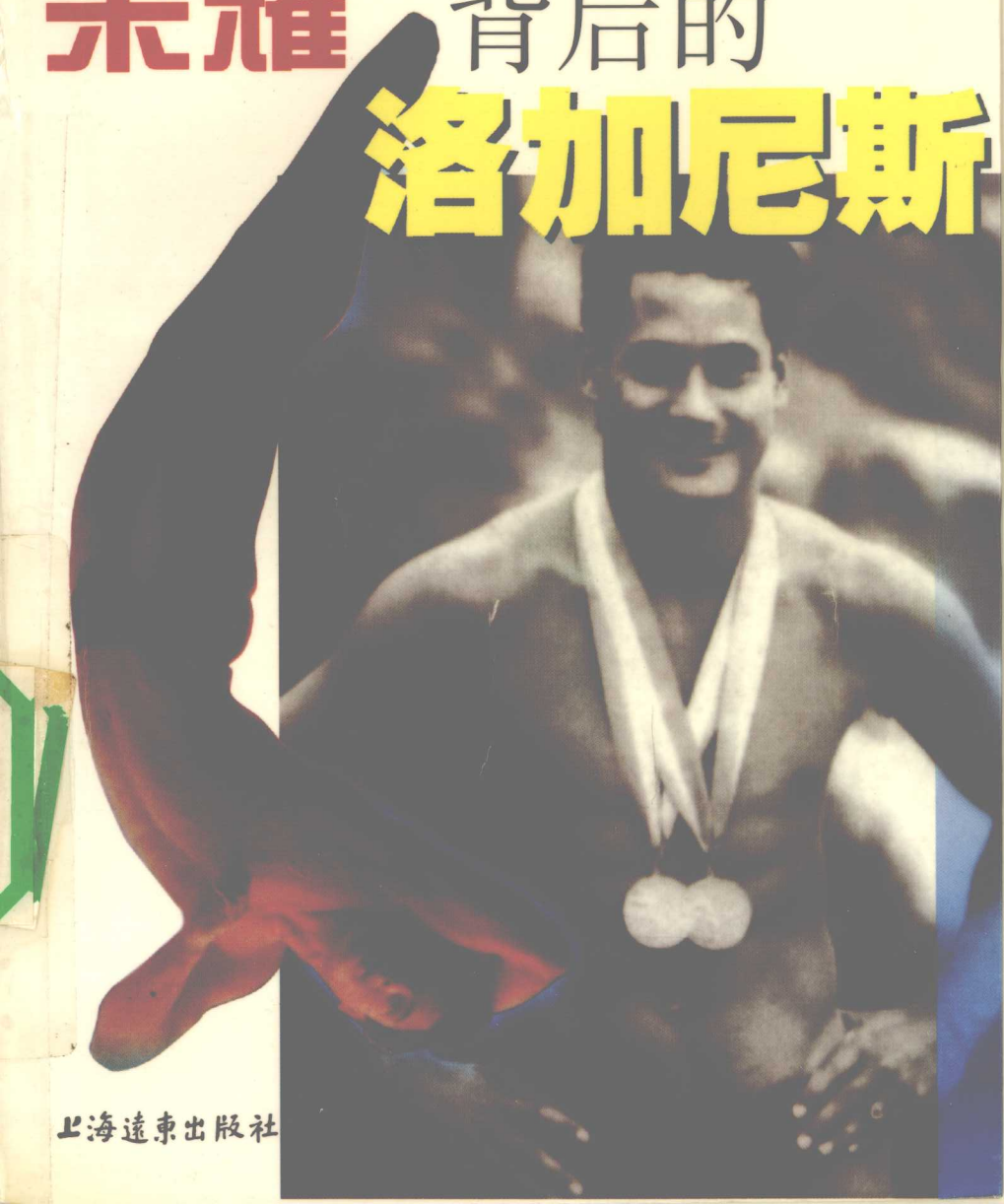
Breaking The Surface

[美] 格雷格·洛加尼斯 著
埃里克·马库斯
孟莲芬 译

荣耀

背后的 洛加尼斯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

k85/.124/ P

3

后 背 耀 荣
的 洛 加 尼 斯

格雷洛·洛加尼斯 埃里克·马库斯 著



NLIC2970068413

上海遠東出版社

荣耀背后的洛加尼斯

主 编/ 格雷格·洛加尼斯 埃里克·马库斯

责任编辑/ 沈 勇

装帧设计/ 王月琴

责任制作/ 晏恒全

责任校对/ 吴明泉

出 版/ 上海远东出版社

(200336) 中国上海市仙霞路 357 号

发 行/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

上海远东出版社

排 版/ 上海市希望电脑排印中心

印 刷/ 上海市长阳印刷厂

装 订/ 上海市长阳印刷厂

版 次/ 2000 年 11 月新 1 版

印 次/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/ 850×1168 1/32

字 数/ 212 千字

印 张/ 8.125

印 数/ 1-3000

ISBN 7-80661-081-2

K·5 定价:12.00 元

相信你自己就从最初之时起

相信你心中的奇迹

相信这一切

这并非出于我的告知

而是你自己的自信

如果你相信自己

那就笃信不移

一如我对你的深信不疑

——百老汇音乐剧《鬼才》

插曲《如果你相信》

译者的话

凡在电视上观看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跳水比赛的人,都不会忘记美国跳水运动员格雷格·洛加尼斯在男子跳板跳水上的杰出表现:当预赛进行到第九轮跳水时,洛加尼斯从跳水板上腾空跃起,身体在空中做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高难动作后落向水面时,突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——他的头重重地撞上了跳水板,随即他落入水中,水面隐隐浮起从他头部流出的鲜血。

然而,就是这位血染水池、头缝四针的选手最后竟赢得了男子跳水的所有金牌!汉城的观众无不为了他的惊人勇气与执着精神所震惊,全世界的人们无不被他的高超技艺与完美表现所折服,以致公认他为世界“跳水王子”。

这位“跳水王子”曾3次参加奥运会(1976年、1984年、1988年),战绩显赫,共获得2枚跳板跳水金牌、2枚跳台跳水金牌及1枚银牌,47次夺得美国全国比赛的冠军,是奥运历史上蝉联男子跳水双料冠军的第一人,前后称雄国际跳水界达10多年,甚至在他退役8年后仍于1996年被美国著名的《时代》周刊评选为“百年奥运十佳”优秀运动员之一。

洛加尼斯给世界跳水运动留下了深深的记忆。

这不仅从他的辉煌成绩上而言,也从所有的荣耀并不能遮掩

他内心的挣扎而言：“……那些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公共场合与我会面的父母们……对我说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长成像我一样的人。我对此一贯的反应是：假如他们真正了解了我，他们还会有那种希望吗？”

洛加尼斯是个弃儿，生父为南太平洋岛国人。他出生9个月后即被一白人家庭收养。尽管他1岁半开始习舞与练技巧，3岁登台演出，9岁开始跳水，16岁就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夺得男子跳台跳水银牌，但是他身处的是一个充满肤色偏见和恃强凌弱的国度，再加上自身的诵读困难症和语言沟通障碍，使得他从小就精神压抑。养父因怒其不争而对他长期的粗暴态度，一直都使他只能在养母和姐姐那里寻找慰藉，最终这使得他处事阴柔，并在遭人嘲笑和毒打的环境里形成了沉默、抑郁、懦弱、自卑的性格。即便长大成了人，由于他的娘娘腔也使他难以找到异性的爱。

于是，洛加尼斯在个人、家庭、社会等诸方面因素下沉沦了：吸毒、酗酒、多次自杀，甚至于成为一名同性恋者，并频繁地更换性伴侣，最终可悲地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。

对洛加尼斯来说，为了改变“灰姑娘”的境遇他苦苦奋争，并以寻觅事业上的荣耀来证明自身，可荣耀终究无法遮掩身心的残疾，于是他甚至铤而走险。对于他在汉城奥运会上的壮举，全世界大概没有一个局外人知晓，他是携带着艾滋病病毒，瞒过韩国海关，瞒过汉城奥委会来到跳水池边上的。当他头撞跳水板时，从他头部流出的鲜血就有可能让在场参赛的20多位各国选手也感染上艾滋病！这不仅仅是洛加尼斯个人人性的扭曲，同时也给美国带来了耻辱。

当然这也使洛加尼斯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：“我想要以正常人的生活方式重新开始生活……以避免那些不得不编撰要说的话及就个人生活说谎的处境。”汉城奥运会后，他就引退了。

于是乎，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本书中，洛加尼斯坦露了真情：

“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对身处逆境的人有所帮助，特别是年轻人——主要是那些正面临着与我曾经历过相同挑战的青年人……或许我可以阻止一名青少年感染上艾滋病病毒，或许我能把希望呈献给有不正当性关系的人：你可以跳出来，从头开始。”

但是，他真能重新开始吗？由于他天真地认为，“性取向”完全是个人的事，所以1994年竟还引人注目地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同性恋者“奥运会”。自己已携带艾滋病病毒，沦为所谓性自由和性解放的牺牲品，居然还要替那些同性恋者“骄傲”地宣称：“不论作为个体还是整体，我们都是强健的。”

所以，明智的读者在阅读美国“天才运动员”沉沦孽海的心灵告白时，自会有所取，有所不取，因为通过他人所看到的，是美国这个社会的光怪陆离。

本书在翻译过程中，得到了陈雨良、王玲、陈晓楠、李天声、叶玉中、王箴、禹贵琴、徐鹏等友人的大力帮助，他们为本书的审阅、校对及录入电脑等做了大量的工作，再次深表谢意。正是在他们的鼎力相助之下，本书才得以尽快地与读者见面。

孟莲芬

前言

很多人都认为我既腼腆又寡言少语,那完全是由于我一直把很多很多的事情埋藏在心底秘而不宣的缘故。现在,我就要把一切都倾吐出来了。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,有时我曾试图用一段文字来阐明,因而时时会把词语用错,思路也被打乱。

我有那么多话要说,听起来让人很不能理解。在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,我毕竟还是一个知名人物,有很多机会可以说出自己想说的话。但是,出于种种原因,我不能随心所欲。在奥林匹克事业的道路上,我的公众形象越是高大,我感到可以道出的话越是寥寥。就在我着手写本书的时候,藏匿在我心中的秘密真是太多了,几乎难以记清楚。对我来说,本书一经出版就意味着我将再也没有什么秘密了。

多年来,新闻界一直把我描绘成“寡言的”、“腼腆的”、“沉默的”、“一个难解之谜”,甚至把我称作“神秘兮兮的人”。尽管在报刊人物侧记专栏的字里行间可以获悉关于我的很多事情,可我却一直享有“从不谈论私生活”的美誉。

人们对于我的了解,不外乎是我个人身世的基本情况,用一段文字就足以完成了:1960年我出生在父亲为萨摩亚人、母亲为北欧人的家庭里。9个月後,我被另一对夫妇收养,养父是希腊人,

养母是得克萨斯州的农家女。我在圣迭戈*的郊区长大,9岁就开始了跳水。16岁那年,我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获得10米跳台跳水银牌。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我获得两枚金牌,一枚是10米跳台跳水,另一枚是3米跳板跳水。28岁时,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,我的头被跳板划破,但仍夺得了两枚金牌。在此过程中,我曾吸过毒,并且酗酒。我也演了点戏,为一些产品作广告,还在几项广告活动中露过面。29岁那年,我不得不对与我同居的经纪人采用限制令。随后,我便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了几年,仅在一部外百老汇舞台剧**中出演过一个角色。该剧讲述了90年代一名合唱团男同性恋演员最终死于艾滋病的故事。最近,我终于公开证实了多年来的传闻——我是同性恋者。随后,我卷入了是否将1996年奥运会排球预赛安排在佐治亚州科布县的争议。在那里,有一些人认为对付同性恋男女的最好办法就是制定法规来对付。

我本可以就此而止了,永不再谈起自己是同性恋者。大多数态度鲜明的同性恋运动员就从不谈及此事,他们这样做也是有自己的理由的。相反,我却决定讲述我的生活——一种有时连我自己也难以相信的、亲身经历过的生活。

许多人都以为他们了解我是一个怎样的人,特别是那些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公共场合与我会面的父母们,他们对我说,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长成像我一样的人。我对此一贯的反应是:假如他们真正了解了我,他们还会有那种希望吗?其二,我绝不希望我的人生在任何人身上重现。现在我想让人们知道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,以及我所经历过的一切。然后,如果仍然有人想让他或她的

* 圣迭戈: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大城市。——编者

** 外百老汇舞台剧:有别于百老汇商业性戏剧的纽约中小型剧院的戏剧,强调艺术价值和实验性。——编者

孩子长成像我这样的人,那么我就不必再顾虑重重地想:要是他们知道了真相,将会怎样呢?

由于我的秘密越来越使我不知所措,因而我想要在坦率承认“自己是怎样的人”方面也创造一项纪录。我想要以正常人的生活方式重新开始生活,不必注意我要说的每一句话,不必记牢我与什么人一起做过什么。我想要不再感到是出于被迫而躲进加利福尼亚山区我的家中,以避免那些不得不编撰要说的话及就个人生活说谎的处境。

我希望我的故事能对身处逆境的人有所帮助,特别是青年人——主要是那些正面临着与我曾经历过相同挑战的青年人。我也希望能消除种种杜撰出来的有关同性恋者的不实之辞。对于其中的一些事情,我已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与之抗争。或许我可以阻止一名青少年感染上艾滋病病毒,或许我能把希望呈献给有不正当性关系的人:你可以跳出来,从头开始。你必须这样做。

我不是想让什么人同情我才写这本书的,也不想使什么人感到恐惧,只想客观地看待自己经历过的那些事情,即使我发现我的部分生活是那样地令人震惊,我确实就是那样活过来的。总之,我一直过着不同寻常的生活。上帝赐予我非凡的天赋与绝妙的机会,并且我也充分地利用了它们。我很幸运,我的母亲、支持我的朋友以及热情的追随者们都给了我坚定不移的爱,但是讲出自己的故事仍然使我忧心忡忡。首先,我是一个跳水运动员,我习惯用自己的身体来说话,要用语言来表达思想我就不那么轻松了。而且,一般来说,我会尽量避免开口讲话。我害怕人们不能接受真实的我,或者只注重我生活中的隐私问题,而忘掉了作为一名跳水运动员的我所取得的成就。我担心我会伤害那些保护我的人,他们曾长期保守我的秘密,并满足我的要求——继续充当不爱说话、孤僻的人。这些朋友现在担心,人们对我的人品和我做过的事横

加指责,这将会伤害我。母亲担心我将无法谋生,会失掉千辛万苦挣钱买来的房子。其他人担心,我再向前迈一步就会把今后各种就业机会的大门关上。我的朋友梅甘更为我的人身安全提心吊胆。

恐惧已经久久地占据着我的整个生活,我也由衷地感激我的家人与朋友们,他们过去保护过我。但是现在,我不再需要那种帮助了。我的家人与朋友,他们了解我这一生中的很多事情,这些事情您也会在本书里获悉。对于他们,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:不要再保护我!不要再保守我的那些秘密!请帮助我坦然而又诚实地生活吧!

本书是一个孤独的男孩的故事,这个男孩曾努力克服诵读困难症,并与外界的歧视作抗争,然而他却发现他在技巧与跳水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。本书讲述了一个腼腆的小伙子不断地与自卑、抑郁搏斗,与自己的同性恋行为所带来的苦恼搏斗,然而却依然成为空前的、最有成就的跳水运动员中的一员的故事。本书讲述了一个有无数机会的男子却迷失了方向,机会也随之逝去了的故事。这是一个正在学习携带着艾滋病病毒而求生的男子的故事。

许多人问过我为什么选择此时讲出自己的故事。一些人不理解我为什么没有在几年前写这本书。另一些人问我为什么不再等一等,等到年龄再大一些。几年前我没有写这本书,因为那时我对冒险讲出实情还没有作好准备。现在我就要这样做了,因为我想在仍有可能的情况下,用自己的话讲述我自己的故事。我终于准备好来讲述我的故事了。但愿您愿意听一听。

目 录

前 言	1
1. 第九轮跳水	1
2. 我能做	12
3. 娘娘腔、黑鬼与弱智儿	23
4. 自杀	36
5. 奥林匹克之梦	43
6. 蒙特利尔 1976 年	51
7. 出名	59
8. 透露隐秘	66
9. 跳水	73
10. 抑郁	81
11. 迈阿密大学	89
12. 莫斯科 1980 年	94
13. 称雄世界	99
14. 洛杉矶 1984 年	108
15. 汤姆	115

16. 在此签名	119
17. 演艺生涯	126
18. 汤姆规则	133
19. 诊断	136
20. 携带艾滋病病毒	145
21. 奥运会选拔赛	154
22. 汉城 1988 年	163
23. 各奔东西	181
24. 签订协议	196
25. 父子情	202
26. 新生	212
27. 《杰弗里》	222
28. 同性恋者运动会 1994 年	232
附录	239

1.

第九轮跳水

跳水预赛几乎和 1984 年及 1988 年奥运会一样顺利地进行着。来自世界各地的 35 名跳水运动员在为 12 个决赛名额中的一席之地而竞争着。8 轮比赛以后,我处于领先地位。只要再跳 3 轮,我就能进入决赛,也就有机会获得我的第三枚金牌了。

几千人聚集在汉城的昌西尔游泳馆里,气氛非常热烈。当我在跳板的梯子底下等着跳水时,我的脑海里响起了乐曲,伴随着音乐的节奏,我想象着要作的每一个跳水动作。大多数时间我随着《鬼才》* 中的歌曲《如果你相信》的节奏跳水,歌中这样唱道:“如果你真心相信,你就会知道,没有人能改变你前行之路。相信你的

* 《鬼才》:the Wiz, 美国百老汇音乐剧。描写一名少女结伴驱逐魔女的故事。由威廉·F·布朗编剧,查利·斯莫尔作词、作曲,斯蒂芬尼·米尔斯主演。1975 年夺得美国戏剧界最具影响力的“托尼奖”7 项大奖。前后共演出 1672 场。——编者

感觉,确信你是对的,因为当你说机会属于你时,它就会到来。”

当我前面的那位选手跳离跳板腾越在空中时,我就沿着梯子爬上了3米跳板。我的下一个跳水动作,即第九轮跳水动作,是反身翻腾两周半(屈体)。通常,这是我最拿手的跳水动作之一。我走上跳板,调好调节跳板弹力的支轴。此时,游泳馆里的观众还在为前面那位选手喝彩。

宣布了我的跳水动作名称后,我就走到跳板上的出发点,站好位,做了一次深呼吸,并告诫自己要放松。我迈出了第一步、第二步、第三步、第四步,一切都按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《鬼才》中的音乐节奏进行着。在迈第五步时,我先将双臂平稳地划了一个弧度,接着开始弯腰,绷紧身体,屈身进入踏跳步,使跳板向下弯曲。在做踏跳步时,我吸了一口气,同时两臂上摆过头,右膝抬起靠近胸部,左腿向下伸直触及跳板。我注意地倾听着,听到紧靠着支轴处的跳板弹簧跳动了一下,又跳动了一下,此时我立即把双脚落到跳板上,屈体,并将全身的重量压向跳板,准备起跳。

为了能从跳板上跳起,我将两臂上摆,与此同时两腿用力蹬离跳板,让其把我弹向空中。当我把双肩稍微向后拉,并把臀部向外并向上提时,我立刻就感到我的重心已回到了跳板的方向,这意味着我离跳板太近了。这种情况一旦发生,就要担心手会击到跳板上。所以,在完成这个跳水动作的同时,我所考虑的就是要使手避开这种危险。

此时,我的教练罗恩·奥布赖恩正站在离跳板很远的池边。他后来告诉我,从我一起跳,他心里就感到我要撞上跳板了,可不知道是头还是手,仅仅是擦一下呢,还是被撞伤。他希望我能像以前那样,在靠跳板很近时,从跳板边滑落下去。以往遇到这种情况时,我能在瞬间作出调整,使自己避开跳板,化险为夷。

当我抬起双腿呈屈体姿势准备翻腾时,呼出一口气,随即再屏住呼吸。在空中旋转翻腾中,我一次、两次地看到了池中的水面,

然后张开双臂完成屈体姿势,这样我的手就不会碰到跳板上了。我想我能避开这一危险,但是我却听到了很沉闷的“嘭”的一声,觉得自己以一种很奇怪的方式落入了水中。

在水下,我立刻意识到头撞伤了。一旦意识到这一点,我有些慌了神,首先就想到:这是奥运会,我是一个金牌获得者。我来到这儿,但却让头撞上了这该死的跳板。当然以前我也出过事故,但从未在奥运会上出过差错。

我仍然停留在水下,苦苦思索着怎样才能不被人看到我从小水池里出来时的尴尬相。我想我那时非常恐惧。罗恩跑到跳板旁的池边等着,看我是否能游上来。如果我没向上游,他就会跳下水来。罗恩的妻子玛丽·简在看台上屏住了呼吸,她比大多数人都清楚那一击会有多么的糟糕。不过,她也知道与10米跳台跳水相比,跳板跳水危险性要小一些。9年前,在前苏联的第比利斯,我的头就撞上过跳台,昏迷了20分钟,他们不得不把我拉出水来。那次我得了脑震荡,只好退出比赛,还算走运我没有送掉小命。

现在在汉城,我呆在水下感到很丢脸。我不能永远呆在那里,于是浮上水面向池边游去。我抬头向人群扫了一眼,再看了看站在池边的人,感到每个人都很震惊,在为我担心。他们可能看出了我很沮丧。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对自己撞上跳板感到恼火——遇到什么事情我的第一反应总是自己对自己发脾气。但怒气很快消逝,因为我被一件事吓坏了,我确信那个大厅里的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这件事。

我朝池边游去,种种想法一起在我脑海里急速翻滚:假如我的头皮碰破了将会怎么样?假如我在流血又会怎么样?池中有我的血吗?假如我的血粘到别人身上将会怎么样?正常的情况下,我不会这样大惊小怪,但现在绝对不是正常的情况。我处于极度的惊慌之中,因为我可能会使别人受到伤害,这才是真正恐怖的事情,我甚至没有来得及去想想自己可能严重地受伤了。不管我脑

子里在想些什么,我还是得从水池中出来。

爬出游泳池后,我在头皮四处摸了摸,想知道是否在流血。罗恩正朝我走来,但在他走到我身旁前,另一位教练简·斯尼克开始拨开我的头发,查看我头上是否有伤口。我举起手阻挡他,让他后退,并让其他人都离开。我对简的帮助很生气,但他没有做错什么,只是他不知道他是在与艾滋病病毒(HIV)打交道。除了知道全部真情的罗恩之外,我不希望任何人碰我的身体。

就在汉城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,我终于鼓足勇气去作了艾滋病病毒检测。与我相处6年的情人已经被确诊患了艾滋病,而我HIV呈阳性也就毫不奇怪了。可是,我的头撞上跳板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震惊。我知道,现在来看这件事可以说我们当时是很不负责任的。但在此以前,我没有想到我会以这种方式受伤。确诊之前,我曾全力以赴地投入奥运会的赛前训练,并且几乎不相信自己携带艾滋病病毒。现在,既然把头部撞伤了,就不能否认这个可怕的事实了。

罗恩走到我的身边,用手臂拥着我,带我离开游泳池,向外边的休息室走去。他问我感觉如何,是否还行,想以此来查看我是否还清醒。我告诉他我非常沮丧。就在那时,我们正好走过大部分运动员和教练员就座的看台,罗恩见我的后颈上有血滴下来。他用手把血向上推,推到让人看不见的发际处。罗恩不想让任何人看到它,因为他认为如果大家看到我在流血,就会使他们更加不安。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,这就是中国跳水选手和教练员正在与我进行着激烈的竞争,此时他们就站在那儿。罗恩确信中国跳水运动员和教练员一定在想:“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。”他总想让中国人认为我血管里流着的是冰水。

我们来到候诊室,队医吉姆·普费在那儿等着我们。我在一张按摩桌边坐下,普费医生开始在我头上各处查看,试图找到伤口。

此时,很多事情在我脑中涌现:有没有把血弄在游泳池里?水